

在音变过程中产生又消失的软腭化元音

—云南德钦燕门乡谷扎藏语之例—

铃木博之

1 前言

一个语言中所发现的世代差异，是在共时状态下可以确认到的语言变化的一部分。本文以康巴藏语中的一个土话（群）为例，对在世代差异中发现的语音现象进行描写，并通过与藏文以及藏文书面语读音的比较，对其口语进行对应的分析。

1.1 谷扎藏语

谷扎藏语分布在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北部，按照铃木博之(2009b)的方言分类，该藏语属于康巴藏语得荣德钦方言群云岭山脉西部小组。此小组内的土话拥有许多不同的语音特征，可以把其分为几种。其中，燕门乡的土话能分为南北两种：南组以拖拉[Thang-la]¹藏语为代表²，北组以谷扎[sGo-grags]藏语为代表³。严格地说，谷扎话就仅指该乡谷扎行政村谷扎自然村的藏语，但是在本文中谷扎藏语指包括谷扎行政村的所有土话。据吴光范(2009:374-375)的记载，谷扎行政村有 8 个自然村：谷扎[sGo-grags]、日米

¹ 本文以下内容中，在例举初次出现的来自藏语的名称时，将对其汉语音写附加藏文形式。藏文转写以 Wylie 方式为准。

² 此组的土话与维西县巴迪乡的藏话大致相同，可以归纳为一个组。

³ 据悉，此组能包括燕门乡北部相接的属云岭[Lung-gling]乡查里通[Tsha-re-thang]行政村的永仁[La-zhing]村土话。

[Ri-smad]、叶卡[Yar-kha]、永斯[rLung-bsil]、尼通[sNying-thang]、甲日顶[rGyab-ri-steng]、提那拉卡[Thig-nag La-kha]、及拉金神古[La-chen Zhing-mgo]。据悉，谷扎行政村的所有土话之间大同小异，仅有单词以及发音上产生的差异⁴。在此，以其中尼通话、叶卡话、谷扎话⁵为主进行讨论⁶。

1.2 软腭化元音与其相关现象

软腭化元音是元音发声时舌背向软腭方向隆起而形成的。这种发音方式在藏语里面非常罕见，仅在维西藏语塔城话的少数例词中含此发音，而且其部分例子被分析为是软腭化元音，其他被分析为是软腭化辅音（铃木博之 2010）。之外，Sun (2007)描写的藏语卡龙话⁷也具有软腭化元音。从藏缅语族语言的角度来讲，软腭化元音还是一种罕见的语音现象，在谷扎藏语附近分布的语言中，只有纳西语才有软腭化元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纳西语的软腭化元音在很多研究中被称为“儿化元音”，黑泽直道(2001)还提到其实际语音发音方法的方言差异。笔者也确认过在以往的纳西语研究中所描写的“儿化元音”，除软腭化元音之外，还有卷舌化元音和咽化元音。反过来说，具有卷舌化元音或者咽化元音的藏语土话在谷扎藏语的相邻地区也有分布，此现象已有研究描写⁸。

目前，这一现象仅在包括谷扎藏语的燕门乡北部土话群中有所发现，分布在燕门乡南部的拖拉藏语和及此乡北部相接的云岭乡的土话组中软腭化元音的存在还没有得到证实。

⁴ 据悉，与谷扎行政村的土话非常相似的土话分布在该村北面的禹功[gLang-skam]行政村。笔者确认过禹功行政村木达[Mo-rtags]村的土话。

⁵ 尼通、叶卡、谷扎三村位于谷扎行政村的中心位置，都在澜沧江边，其相互距离不远（参见结尾的附图）。这些村子之间一些村民已经通婚，互有亲戚关系。

⁶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语言资料是通过笔者的田野调查而获得。感谢笔者妹妹白玛曲珍一直支持笔者之藏语土话研究，帮助笔者在尼通村长期逗留，并与很多村民有了交流的机会。本文的材料是在不同年龄段的许多当地藏族人帮助下取得的，特别是白玛曲珍和阿青此里给了笔者较完善的土话资料，特此感谢。

⁷ 此话分布在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按照笔者的观点，应属于安多藏语。

⁸ 具有这些发音的土话均属于康巴藏语香格里拉方言群维西塔城小组。其中，铃木博之(2010)描写的塔城话，是具有卷舌化元音与卷舌软腭化元音的土话；铃木博之(2011)描写的勺洛话，是具有咽化元音与卷舌化元音的土话。

2 谷扎藏语的软腭化元音

本节对谷扎藏语的软腭化元音及与其相关的语音现象进行描写分析。

2.1 软腭化元音与其对应藏文

谷扎藏语中的软腭化元音被发现的极少，谷扎藏语尼通语的描写已有铃木博之(2009a:404-415)⁹，但是其中也没有提到软腭化元音。经目前的调查重新了解到，这个描写并不是不对，而是源于年轻人的语音系统中已缺该元音的原故¹⁰。笔者在最近的田野调查里，偶然发现尼通村的一些村民在使用软腭化元音，他们在喊一个叫“嘎玛¹¹”的人的时候，能听到主要四种发音，以下用简略音标来揭示^{12,13}：

^{-h}ka: ma

^{-h}kaj ma

^{-h}kə^y ma

^{-h}kəɾ ma (严格发音标记为[^{-h}kɜɹ ma])

⁹ 这文献原文的尼通语被称为 sNyingthong。

¹⁰ 年轻人的尼通语有以下元音系统：

/i, e, ɛ, a, ɔ, o, u, ɯ, ʏ, ə, ɐ, ø/

各元音有长短、鼻化非鼻化之别。每个年龄段的说话人，即包含壮年人和老年人，都有这套元音（出现条件有可能产生了差异），下面提到的软腭化元音能加到这些元音系统中。

¹¹ “嘎玛”这一名称在藏文 *skar ma* 中意为“星星”。

¹² 本节提示的词汇资料，大部分是从自然对话中收集的，是属于常用词汇类，对话中出现的次数比较多。由于各个说话人之间发音稍有差异，一些尼通语青年人的词汇形式（语音标记）与铃木博之(2009a:404-415)描写的形式有所不同。

¹³ 本文实行音标记载。音标以国际音标为主，为了确保严密性，有时特地使用了中式音标（参考朱晓农 2010）。但是，声调标记使用以下记号：

ˉ：高平 ˊ：上升 ˆ：升降 ˋ：下降

本文中声调调值与讨论内容无关，因此在[]里面的语音标记也沿用以上记号。

这个单词中的第一音节有不同发音，包括软腭化元音。据观察，在尼通话最经常听到的发音是[^hka: ma]，然而，能发软腭化元音的人群仅限于一部分的老年人¹⁴。而部分缺少软腭元音的老年人，在他们的语言系统中，却能发带 r 韵尾的音，有的还能使用带 j 韵尾的发音¹⁵。

经分析，在使用软腭化元音的老年人的口语里也具有此元音的单词并不多，元音大部分为/ə/，而且对应的藏文形式带 r 韵尾，如：

形式	词义	藏文
ˈməʷ	酥油	<i>mar</i>
^h kəʷ pu	白色	<i>dkar po</i> ¹⁶
^h məʷ pu	红色	<i>dmar po</i> ¹⁷
^h səʷ pa	新	<i>gsar pa</i>
ˈju ^h səʷ:	新年	<i>lo gsar</i>

如上所述，带软腭化元音的例子均有 ar 韵母。但是，不管是什么世代，都有藏文形式虽有 ar 韵母，但其对应发音却不带软腭化的例子，如：

形式	词义	藏文
ˈji ga	月亮	<i>zla dkar</i>
ˈʂ ^h aj ɕ ^h uʔ	东方	<i>shar phyogs</i>

¹⁴ 软腭化短元音一般比普通的短元音长一些，但是软腭化元音更长。

¹⁵ 由于发音不同的原因，有人对这个名字的汉文不使用“嘎玛/ka ma/”汉字，而使用“格玛/ke ma/”汉字（汉字读音均省略其声调）。

¹⁶ 这个形态的“白色”一般作为名词使用，作为形容词使用时仅有 *kha ba dkar po* “卡瓦格博（山名）”等固定表现，一般的形容词形式是[^hkə ka:/。在此提到的单词来自 *kha ba dkar po* 的最后两个音节。

¹⁷ 与脚注 16 一样，这个形态的“红色”作为名词使用，一般的形容词形式是[^hmə ma:/。

2.2 软腭化元音的共时描写

如下所示，软腭化元音之有无与世代息息相关，本节将对世代差异进行整理分析。首先来看尼通话的情况。尼通话大致有三个分段：青年人（40岁以下）、壮年人（40-60岁）、老年人（60岁以上）¹⁸。有关软腭化元音的词拥有几种发音，在此首先揭示在各个世代中最常见的形式：

词义	藏文	老年人	壮年人	青年人
星星	<i>skar ma</i>	^h kə ^y ma	^h kaj ma	^h ka: ma
白色	<i>dkar po</i>	^h kə ^y pu	^h kaj pu	^h ka: pu
酥油	<i>mar</i>	ˈmə ^y	ˈma:	ˈma:
新年	<i>lo gsar</i>	ˈju ^h sə ^y :	ˈju ^h sa:	ˈju sa:

在尼通话中，青年人和壮年人根本不发软腭化元音，甚至一般无法模仿其发音。壮年人的发音中，“白色”一词还有[^hkə: pu]或者[^hka: pu]的发音¹⁹；老年人则只有[^hkə^y pu]或者[^hkə^r pu]的发音²⁰。所以可以说，壮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发音方法根本不同，各个语音系统已产生变化，不过他们能够使用各自的语音系统彼此沟通。

叶卡话和谷扎话也与尼通话相似，从世代来看可分为三个分段：青年人（40岁以下）、壮年人（40-60岁）、老年人（60岁以上）²¹。但是各个世代之间的语音表现有所不同，以下例举叶卡话的事例²²：

¹⁸ 尼通话的发音合作人有：老年人3人（均为60多岁），壮年人为至少10人（大部分50岁前，最小41岁），青年人为至少20人。这些合作人不包括僧人，因为他们发音具有特色，参见第3节。

¹⁹ 需要注意的是，壮年人的发音里没有软腭化元音的变体这一事实。

²⁰ 在此提示的四个发音并不是上面揭示的各形式的自由变体，它们也可以用//表示。

²¹ 叶卡话的发音合作人有：老年人2人（60多岁1位、70多岁1位），壮年人为5人（40多岁4位、50多岁1位），青年人为6人。

²² 叶卡话壮年人的元音系统可以归纳为：/i, e, ε, a, u, o, u, w, x, ə, u, ø, a^y, ə^y/。各元音有长短、鼻

词义	藏文	老年人	壮年人	青年人
星星	<i>skar ma</i>	^h kər ma	^h kə ^v ma	^h ka: ma
白色	<i>dkar po</i>	^h kər pu	^h ka ^v pu	^h ka: pu
酥油	<i>mar</i>	ˈmar	ˈma ^v :	ˈma:
新年	<i>lo gsar</i>	ˈju ^h sər	ˈju ^h sa ^v :	ˈju ^h sa:
斯嘎 ²³	<i>sa dkar</i>	ˈs ^h a ^h kər	ˈs ^h a ^h ka ^v :	ˈs ^h ə ^h ka:

在叶卡话中，青年人的发音与尼通话的情况大致一样。壮年人及老年人的发音则有明显的差异：仅壮年人使用软腭化元音，老年人则一般在韵尾位置发出/r/音（此实际发音为[ɹ]）。与尼通话不同的是，叶卡话的软腭化元音除了/ə^v/之外还有/a^v/。但是也有些说话人的语音系统中没有/ə^v/，其音素/ə^v/与/a^v/合流统一成/a^v/，即“星星”一词发音为/^hka^v ma/。

谷扎话土话里基本上仅有/a^v/出现，而且，也有老年人能发出软腭化元音，但不普遍。

根据以上的情况可以判断，软腭化元音的出现不但在各个年龄段里有差异，还有各个发音人之间也稍微有差异。总之，在描写这些土话时如果能确认有软腭化元音的话，只要在其语音系统里加上各种软腭化元音即可。在此，可以确认的现象是：

- 谷扎藏语在音变过程中产生了软腭化元音。
- 软腭化元音出现在特定的年龄段的说话人中。
- 谷扎藏语的所有土话在青年人的发音里已经不存在软腭化元音，而壮年人这一年龄段则是拥有此元音的最后一代，而且叶卡话的事例也证实了仅在壮年人年龄段才有此元音。

化非鼻化之别。

²³ 燕门乡境内的地名。此词义是指有“白土”之地。这栏的发音由了解此词义的发音人来发音。不知地名词义的发音人均不使用软腭化元音或者带r韵尾的韵母，即其发音与汉语发音相同。

• 从以青年人的语音系统为基础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到，不能把软腭化元音视为土话的一种特点。

2.3 藏文 r 韵尾与其发展

由以上揭示的词汇资料可见，谷扎藏语的软腭化元音无疑与藏文 ar 韵母有关。以下将以叶卡话壮年人的口音为例，简单地论述藏文 r 韵尾与口语形式的对应关系。

韵母	藏文	词义	叶卡话	藏文	词义	叶卡话
ar	<i>mar</i>	酥油	ˈmaʔ:	<i>gsar pa</i>	新的	ˈsaʔ pa
ir		缺				
ur	<i>skur</i>	寄	ˈkʉ:			
er	<i>zer</i>	说	ˈsə:	<i>ster</i>	给	ˈtɕʔ
or	<i>skor</i>	转	ˈkə:	<i>spor</i>	搬	ˈpuʔ

由此可见，叶卡话的软腭化元音只来自藏文 ar，其余的韵母不带软腭化，而且有多种韵母发展方向。这种对应关系在藏语方言中很少见，虽然瞿霭堂(1991)、江荻(2002:149-195)、张济川(2009:349-357)等以往研究提到过藏文韵母的发展，但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带 r 韵尾的韵母发展方式的多样性。

3 藏文书面语读音中的软腭化元音

在一般的藏语发音研究中可以看到，藏文读音还没有成为藏语土话研究的对象。然而，谷扎藏语中所发现的软腭化元音在当地僧人的藏文读音²⁴中也有发现，

²⁴ 严格地说，书面语读音有两种：看着藏文念出来的发音和读已能背诵的藏文时的发音。本节提

本节将对其读音进行分析。

藏文读音与土话发音之间有一定的差别，经对谷扎地区僧人的书面语读音的观察与分析认识到，此地区僧人的书面语读音里的语音结构与当地藏语口语的结构大致相似²⁵。其差异主要出现在藏文韵母的发展中，声母则较少。

3.1 谷扎藏语书面语读音举例

下面介绍母语为尼通语的壮年人的书面语读音²⁶实例。

形式	词义	藏文
^{-h} kaʷ: po / ^{-h} kaʷr po	白	<i>dkar po</i>
^{-ḥ} maʷ: po / ^{-ḥ} maʷr po	红	<i>dmar po</i>
ʼfiə: zəʷ:	阳光	<i>'od zer</i>
⁻ⁿ ts ^h əʷ:	照耀	<i>tsher</i>

某些单词的书面语读音有几种，就上面的“白”之例来说，有软腭化长元音-软腭化短元音²⁷加 r 韵尾（r 韵尾的实际发音为[ɹ]）之间的交替。这一现象意味着壮年人的书面语读音里面保持着老年人的发音方法。而且软腭化的来源也与谷扎藏语口语形式一样，是藏文 r 韵尾，其韵母有两种：ar 和 er。

一方面，在使用上文所列举的读法的僧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也发现有酷似的发音。笔者确认到的例词如下：

到的书面语读音大部分属于后者。但是对于其中一些例子，笔者在听取后者的发音后，通过与经书原本的比较，进一步确认了其发音。其外，还通过用当地藏语土话的交流，收集了土话发音形式。

²⁵ 比如说音节结构，书面语读音与当地土话完全一致，不会发出与前加字、后加字等对应的音。

²⁶ 本文的书面语读音均摘自 *thugs rje chen po'i yi ge drug pa'i gsol 'debs byin brlabs myur mgyogs bzhus so*（《大悲六字真言急速加持祈请颂》）。

²⁷ /aʷ/之长短元音的实际发音均为舌面位置稍高的[əʷ]。

形式	词义	藏文
^h kaʷ: ma	星星	<i>skar ma</i>
ʷmaʷ:	酥油	<i>mar</i>
^h kaʷ: pu	白色	<i>dkar po</i>
^h maʷ: pu	红	<i>dmar po</i>
^h saʷ:	金子	<i>gser</i>
ʷwe: zəʷ:	阳光	<i>'od zer</i>
ʷs ^h ə ^h kaʷ:	斯嘎	<i>sa dkar</i>

藏文读音与口语形式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韵母形式，特别是韵尾/r/之有无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的音节结构。但是，最重要的是两者都具有软腭化元音这一事实。土话形式中的软腭化元音并不是从书面语读音影响来产生的，但是此发音的保留有可能受到书面语读音或者藏文的知识的影响。

3.2 书面语读音中的例外

即使藏文中有 r 韵尾，但是有几个例词提示书面语读音中并不作为软腭化元音发音。特别明显的是，源于对象格（藏文称 *la don*）的 r 韵尾形式，且在句子中作为对象格使用的情况。下面将对两个例子进行对比分析：

发音	^h tʰʷʔ ^h dʷe ^h tʰe ^h bo:	发音	ʷs ^h or t ^h ʷʔ
藏文	<i>thugs rje chen por</i>	藏文	<i>sor rtogs</i>
分析	<i>thugs rje chen po-r</i>	分析	<i>sor rtogs</i>
解释	大悲观世音菩萨-[对象格]	解释	妙观(-[绝对格])
词义	对大悲观世音菩萨	词义	妙观

上述例子中左边的例子是在句子内作为对象格使用的，不带 r 韵尾也不带软腭化元音而导致成为长元音。上述右边的例子中第一音节的 r 韵尾虽然本来也是对象格的 r²⁸，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名词的成分，与其词源无关了。

下面的例子可以做更好的解释说明：

发音 ʔtɕ^haʔ: ^hta:
 藏文 *char ltar*
 分析 *char lta-r*
 解释 雨 如-[对象格]
 词义 如雨

以上的例子中，第一个词 *char* 的 r 韵尾是词根的一部分，而第二个词 *ltar* 中的 r 来自对象格的 r 韵尾。韵母结构均有 ar，但是发音不同。后者结构中的 r 韵尾不带软腭化元音而发音，也可以说，尼通话书面语读音里也存在单词本来有的 r 韵尾和源于形态论上附加的 r 韵尾之间的区别。从韵母发展的方向来看，元音的舌面位置不变而短音变成长音这一读法与带藏文韵尾 l 的韵母情况相同²⁹。在藏文读音中，有可能发生了来源于对象格的 -r 被看成为 -l 的这一现象。

4 软腭化元音演变小结

本节将对以上描写的软腭化元音之语音演变进行整理。

谷扎藏语口语和书面语读音中所发现的软腭化元音均来源于藏文 r 韵尾，而且

²⁸ 此词的本来形式为 *so sor rtogs pa*，是一种动词句。

²⁹ 比如：*phyag tshal* “礼拜”读成 /tɕ^hã^h ʔts^haʔ/，*gsol 'debs* “祈请”读成 /^hso: ʔdeʔ/。但是后者的第一音节元音在一些僧人的发音里会念成舌面稍微靠中央的 /ø:/。

其韵母大致仅限于 ar, 但其中有若干软腭化元音来自 er³⁰, 其余与软腭化元音无关。从年代差异的角度来讲, 这些韵母在韵尾脱落的过程中产生了软腭化、元音延长或元音弱化等变化, 之后软腭化特征消失就成了长元音。在这整个音变过程中, 韵尾 r 能与 j 韵尾交替, 因此在一些口语中仅有 j 韵尾的发音。以下以藏文 ar 韵母为例, 说明语音演变的模式:

藏文 ar: ar > aʳr > aʳ: > a: (韵尾直接脱落的模式)
> aj > a: (韵尾经 j 而脱落的模式)
> ər > əʳr > əʳ: (韵母有变化而韵尾脱落的模式)

谷扎藏语中所被确认的语音现象用上面的模式大致可以说明。从本文提示的资料来看, 叶卡话的老年人发音最古老, 有些词保持着与藏文一致的发音方法, 或者其元音变成了央元音/ə/而保持 r 韵尾。其次, 尼通话的老年人与叶卡话的壮年人发音不带 r 韵尾而发展成软腭化元音, 其元音音质有/a, ə/两种。尼通话的壮年人发音中的软腭化元音已消失, 但是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韵母有/j/韵尾。最后, 在尼通话、叶卡话两者青年人的发音中软腭化元音、所有韵尾均已消失, 而成为完全的长元音。

从整个谷扎藏语土话的青年人语音系统来看, 具有长元音/a:/的词汇中的大部分与藏文 ar 对应, 而如以上揭示, 藏文 ar 经软腭化元音/aʳ:/变成了/a:/, 但之前有可能不存在/a:/韵母, 换言之, 软腭化元音本身发展成另外一种语音。这意味着软腭化特征并没能传承给下一代的语言使用者。

³⁰ 来自藏文 er 的软腭化元音仅在书面语读音和僧人的口语中有所发现。

5 结语与余论

在谷扎藏语里，软腭化元音的存在非常不稳定，在三个世代之内产生后又消失了。本文描写的世代差异反应了语音不断演变的结果，其速度很快，若仅选一个世代的口语为描写对象，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现象的。

本文的描写同时说明了软腭化元音来源于古音中的 r 韵尾。值得注意的是，铃木博之(2010)描写了一个具有软腭化辅音和软腭化元音的藏语土话，其软腭化也来自古音中的 r 声母，也与 r 有关。铃木博之(2011)还指出了属于维西小组的藏语中存在的软腭化、咽化、卷舌化等相关发音大部分与 r 有关，而且提出了其音变的产生源于与纳西语的接触这一假设。然而，考虑谷扎藏语的情况，虽然燕门乡境内外都分布着纳西族，但是在历史上纳西语并没有机会直接影响到谷扎藏语，尤其在上世纪这两个民族之间并不存在日常交流。因此可以推断，谷扎藏语的软腭化元音一定是在其土话内部独立演变而发生的再淘汰现象。此外，跟随元音的 r 音导致了上文提到的多种的发音方式这一现象，在如英语等其他语言中也有发现 (Ladefoged 2006:224-226; Suzuki 2011:130)，是一种语音学上的共通认识。

德钦藏语虽然在迪庆州藏语分布地区之内保护得较好，但也还是被列入《迪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³¹。软腭化元音的产生、消失与语言的消失几乎无直接关系，但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地关注下一代的谷扎藏语情况。

参考文献

[中日文]

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化馆、迪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 (2010)《迪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第一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江荻 (2002)《藏语语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³¹ 参见《迪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43-44)

- 黒澤直道[Kurosawa, Naomichi] (2001) 「ナシ（納西）語『緊喉母音論争』の意義—中甸県三壩郷白地方言に見られる音声現象からの考察—」『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61 号 241-250
- 瞿霭堂 (1991) 《藏语韵母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
- 鈴木博之[Suzuki, Hiroyuki] (2009a) 「川西民族走廊・チベット語方言分類語彙集」長野泰彦編『チベット文化圏における言語基層の解明—チベット・ビルマ系未記述言語の調査とシャンシュン語の解読(No. 16102001)研究成果報告書』Vol.2, i-xxii + 1-457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 鈴木博之[Suzuki, Hiroyuki] (2009b) 《川西地区“九香线”的藏语方言：分布与分类》，载：《汉藏语学报》，第 3 期，19-27
- 鈴木博之[Suzuki, Hiroyuki] (2010) 「カムチベット語維西塔城[mThachu]方言におけるそり舌化母音—その音声学的特徴の記述と分析」『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第 29 号 27-42
- 鈴木博之[Suzuki, Hiroyuki] (2011) 《嘎嘎塘藏语的咽化元音与其来源》，载：《语言暨语言学》，12.2，477-499
- 吴光范 (2009) 《迪庆·香格里拉旅游风物志—沿着地名的线索》，云南人民出版社
- 张济川 (2009) 《藏语词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丰富发展他们的词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朱晓农 (2010) 《语音学》，商务印书馆

[其他语言]

- Ladefoged, Peter (2006) *A Course in Phonetics. 5th edition.* Wadsworth
- Sun, Jackson T.-S. (2007) Perfective stem renovation in Khalong Tibetan. In : Roland Bielmeier & Felix Haller (eds.)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323-340. Mouton de Gruyter
- Suzuki, Hiroyuki (2011) Deux remarques supplémentaires à propos du développement du *ra-btags* en tibétain parlé.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0, 123-133

附图³²

图 1：云南省迪庆州中的燕门乡位置（以 A 表示）



图 2：燕门乡谷扎行政村中心部（图上的“谷扎村”为尼通村）



³² 以下两幅地图是利用 Google Maps 而自动标识出来的。

Apparition et disparition d'une voyelle vélarisée au cours de l'évolution
—le cas du dialecte de sGogrags [Guzha] parlé à Yanmen, Deqin, Yunnan—

Hiroyuki SUZUKI

résumé

Cet article décrit une voyelle vélarisée, qui n'existe que pour une génération spécifique, dans le dialecte de sGogrags [Guzha] en tibétain du khams. Il est parlé au village de Yanmen, dans le district de Deqin (préfecture de Diqing, Yunnan, Chine). Le dialecte de sGogrags inclut plusieurs parlers (appelés "dialectes" ci-dessous), parmi lesquels ceux de sNyingthong [Nitong], Yarkha [Yeka] et sGogrags sont décrits dans cet article.

Deux sortes de voyelles vélarisées sont attestées : /əʷ/ et /aʷ/. Mais beaucoup de locuteurs n'en ont qu'une. Dans tous les dialectes, les voyelles vélarisées n'existent que pour une génération spécifique : la génération des personnes 'mûres' (entre quarante et soixante ans environ) dans les dialectes de Yarkha et sGogrags et celle des 'vieillards' (plus de soixante ans) dans le dialecte de sNyingthong. En outre, même dans le dialecte de sNyingthong, la prononciation de lecture réalisée par les lamas dans la génération 'mûre' produit une ou deux voyelles vélarisées.

受領日 2011年6月16日

受理日 2011年9月23日